

出土文獻研究

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



Chutu Wenxian Yanjiu

第十一輯

中西書局

出土文獻研究

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編

第十一輯

中西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出土文獻研究. 第十一輯/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.
—上海: 中西書局, 2012. 12
ISBN 978-7-5475-0459-8

I. ①出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出土文物—文獻—研究
—中國 IV. ①K877.0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312526 號

出土文獻研究(第十一輯)

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編

責任編輯 李碧妍

裝幀設計 梁業禮

出版發行 中西書局(www.zxpress.com.cn)

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號榮科大廈 17F(200023)

經 銷 各地 新华书店
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

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廠有限公司

開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張 22.5

字 數 345 960

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5475-0459-8/K·092

定 價 78.00 元

目 錄

論清華簡《周公之琴舞》“寔天之不易”	李學勤	1
《周公之琴舞》補釋	李守奎	5
作冊嗑卣初探	單育辰	24
楚簡“詛”字試說	陳 偉	32
讀上博八札記	李 銳	40
《上博(八)·鷖鷖》與《詩經·邶風·旄丘》	吳 洋	47
十五年上郡守壽戈置用地名補說	吳良寶	55
《天子建州》甲乙本字迹研究	李松儒	63
說“兵死者”	陸德富	74
談談戰國文字中可能與“庖”有關的資料	郭永秉	84
讀《里耶秦簡(壹)》筆記	胡平生	113
里耶秦簡“真見兵”解	李均明	130
讀里耶秦簡札記	朱紅林	134
新出里耶秦簡札記二則	何有祖	142
里耶簡中有關“捕羽成鏃”的記錄	楊小亮	147
小議里耶秦簡 8-985 中的兩個人名	魯家亮	153
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徭律例說	陳松長	162
《嶽麓書院藏秦簡(貳)》釋讀札記	肖 燦	167

說“黔首”稱謂

- 以出土文獻爲中心的考察…………… 王子今 174
- 秦和西漢早期簡牘中的糧食計量…………… 彭 浩 194
- 秦系簡牘署書暨其出土所見秦、漢簡牘書體關係的研究 … 張嘯東 205

懸泉漢簡拾遺(四)

- 《敦煌懸泉置漢簡釋粹》例七七至一〇三之考釋補
…………… 初 昉 世 賓 213
- 西北漢簡所見騎士簡二題…………… 沈 剛 229
- 由西北漢簡看漢代基層官吏的激勵和監督…………… 韓 華 239
- 走馬樓吳簡發掘庫布賬簿體系整理與研究…………… 凌文超 253
- 長沙走馬樓吳簡考釋三則
——“懸逋”、“文入”、“種領簿” …………… 楊 芬 271
- 走馬樓吳簡中的官牛簿…………… 熊 曲 280

說“稷”

- 以敦煌文獻“黃米”即“稷”爲中心 …………… 鄧文寬 295
- 再論佛教的大衆化與唐宋時期敦煌大衆的佛教知識與
思想(二) …………… 楊秀清 301
- 試析黑水城遺址出土西夏軍事法制文書及其文化遺產
價值…………… 王元林 333

里耶擁戈泛吳楚,吊古感懷漫悲歌

- 讀《里耶秦簡(壹)》與《里耶秦簡牘校釋(第一卷)》
…………… 胡平生 349

論清華簡《周公之琴舞》“寔天之不易”^{*}

李學勤(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)

即將在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第三輯中發表的《周公之琴舞》，是一組非常珍貴的周初樂詩，最近我已於小文《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》裏簡要介紹過了^①。《周公之琴舞》性質類同《詩經》的《周頌》，結構則近似《禮記·樂記》描述的《大武》樂章。全詩現有十篇，其開首云“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遂”，其下繫詩一篇；接着說“成王作儆毖琴舞九遂”，其下有詩九篇。粗看起來，似乎前者缺失了八篇，但如仔細析讀，不難看出後者九篇不都是成王所作，有些是王的口氣，有些則是周公和多士即衆臣的口氣。猜想這組樂詩在傳流中間曾經過調整改編，纔成為現在所見的面貌。

要詳細論證《周公之琴舞》各篇哪些是周公衆臣口氣，哪些是成王口氣，是相當複雜的事情。本文祇想以全詩第七篇，也就是所云“成王作”的第六篇為例，說明該篇文句具有君王口氣的特點，且與若干金文相同。有關文字考釋大都以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》第三輯的注釋為基礎，不再逐一說明。

《周公之琴舞》每篇詩的前部稱“啟”，各冠以“元人啟”、“再啟”以至“九啟”，後部則皆稱為“亂”^②。我們想討論的一篇是這樣的：

六啟曰：其余冲人，服在清廟。惟克小心，命不夷筭（歌），寔天之不易。亂曰：弼（弗）敢荒在位，龔（恭）畏在上，敬顯在下。……（見圖版三、四）

^{*} 本文係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“出土簡帛與古史重建”（09JZD0042）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清華簡《繫年》與古史新探”（10&ZD091），以及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“清華簡的文獻學、古文字學研究”的階段性成果。

比較容易解說的,是詩開頭“其余沖人,服在清廟”兩句。“余沖人”見於《尚書》的《盤庚》、《金縢》、《大誥》,是君王自己的謙稱,祇是寫作“予沖人”而已。《金縢》和《大誥》的“予沖人”正是成王所說。在《大誥》裏成王還自稱“我幼沖人”,在《洛誥》又稱“予沖子”,與《召誥》、《洛誥》、《君奭》中周公口中的“沖子”、“我沖子”一樣,也均指成王而言。

“服在清廟”意思是在清廟主祀。“清廟”一詞見《周頌·清廟》及《序》,鄭玄箋以爲文王之廟。主持祭祀文王,正是成王的身份。

費解的是“命不夷歆,寔天之不易”等句,其關鍵在於“寔”字的解釋。這個字常見於西周及春秋金文,我認爲四版《金文編》關於它已經有恰當的意見。該書引楚簋“寔”字,讀之爲“對”^③。按楚簋1978年出土於陝西武功任北村,銘文見《殷周金文集成》4247、4248,其後半云:

……楚敢拜手稽首,寔揚天子丕顯休,用作罍簋,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。

顯然“寔揚”應讀爲“對揚”。這是因爲“寔”是端母質部字,“對”是端母物部,聲同韻亦相近,故可通假。我在此處補充的是,不僅楚簋,許多金文中的“寔”字,以及《周公之琴舞》的“寔”字,也都應讀作“對”。

這裏說的“對”是什麼意思呢?《詩·皇矣》云:“帝作邦作對,自大伯王季。”“對”字毛傳訓爲“配也”,鄭箋:“作,爲也。天爲邦,謂興周國也。作配,謂爲生明君也。”孔疏:“生明君,謂生文王也。國當以君治之,故言作配。”原來當時的觀念,王朝的成立由於天命,這是“作邦”;這樣的天命必須有君王當之,這是“作對”,亦即作配。

《周公之琴舞》詩句中的“命不夷歆,寔天之不易”,正包含着這樣的內容。所謂“天之不易”,對照《尚書·大誥》“爾亦不知天命不易”和《君奭》“不知天命不易”,正是與上句的“命”即“天命”相應,所“寔”即“對”的就是天命,同《皇矣》的思想是相一致的。

據此也便可以理解,詩下面說的“弗敢荒在位,恭畏在上,敬顯在下”,是講在位的君王必須“恭畏”在上的天帝之命,而在下加以“敬顯”。強調這種統治者觀念的詩句,恰符合成王的口氣。

讀懂了《周公之琴舞》這篇詩句,我們就能對金文中出現的類似文字有更深入的理解。

首先可以提到五祀𩇑鐘和𩇑簋。五祀𩇑鐘 1982 年出土於周原扶風白家村，銘文見《集成》358；𩇑簋 1978 年出土於扶風齊村，銘文見《集成》4317。兩器器主爲一人，名𩇑，學者都依據唐蘭先生對舊出𩇑鐘（宗周鐘）的研究^④，認爲即厲王胡^⑤。它們是迄今罕見的周王自作器物。

五祀𩇑鐘銘云：

……余小子肇嗣先王，配上下，作厥王大寶，用喜侃前文人，前文人融厚多福，用申圀（固）先王受皇天大魯命^⑥。……𩇑其萬年用駿尹四方，保大命，作憲在下。……

和《周公之琴舞》一樣，厲王所“憲”即“對”的乃是天命，而“在下”是相對在上的天與前文人而言。

𩇑簋銘云：

……𩇑作𩇑彝寶簋，用康惠朕皇文烈祖考。其格前文人，其瀕在帝廷陟降。申圀（固）皇[天]大魯命，用齡（令）保我家、朕位、𩇑身，……用萃壽句永命，駿在位，作憲在下。……

詞語也是相類似的。所體現的觀念和《周公之琴舞》可謂一脈相承，都是君王的口氣。

祇是到周室東遷以後，少數勢力強盛的諸侯的金文竟也出現了這一類語句。例如東周初的晉姜鼎（《集成》3165）係晉文侯夫人所作，銘文有“作憲爲極”之句。到春秋中期的秦公簋（《集成》4315）銘文說：

……嚴恭寅天命，保業厥秦，競事蠻夏，……駿憲在（訓爲於）天^⑦，高引有慶，竈囿（肇域）四方。……

就同西周君王的口吻沒有什麼區別了。

這裏可以附帶提到，西周晚期井人𩇑鐘（《集成》109—112）銘中有“憲處宗室”，“憲”也讀爲“對”，但爲“對”宗室所祭祀的器主的“文祖皇考”，與上述各例上“對”天命有別，不必詳論。

注 釋

① 李學勤：《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》，《文物》2012 年第 8 期。

- ② 參看顧頡剛：《“師摯之始，闕雎之亂”》，《史林雜識初編》，中華書局，1963 年。
- ③ 容庚：《金文編》，中華書局，1985 年，第 272 頁。
- ④ 唐蘭：《周王猷鐘考》，《唐蘭先生金文論集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1995 年。
- ⑤ 不同意見有李朝遠：《“猷簋爲厲王之器”說獻疑》、《五祀猷鐘新讀》，見《青銅器學步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7 年。
- ⑥ “圀”讀爲“固”，參看李學勤：《棗莊徐樓村宋公鼎與費國》，《史學月刊》2012 年第 1 期。
- ⑦ 秦公鐘、鎛作“駿寔在立(位)”，或以“天”爲“立”字之誤。

《周公之琴舞》補釋^{*}

李守奎(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)

《周公之琴舞》為《周頌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,使我們耳目一新。整理報告和拙文《清華簡〈周公之琴舞〉與周頌》^①對之進行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,但由於關乎周初禮樂制度,關乎《周頌》的作者、體例以及與樂舞之間的關係,內容重要且牽涉面廣,許多問題尚無確切的答案,都有待深入研究。本文在此對一些重要問題加以強調和補充。

全篇語言佶屈聱牙,十分難懂,所歌之詩,押韻很不規律。由於其文辭古奧簡約,每一句、每一章以至全篇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。整理報告是在李學勤先生的指導下,經過討論,選擇一種我們暫時認同或傾向性的觀點。限於體例,一些在整理過程中提出的異說和比較繁瑣的考釋都刪去了。詩無達詁,對於出土文獻之《詩》的解釋更是如此,需要很長時間的深入研究,以期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意。刪去的這些內容或許還有參考價值,本文是在報告初稿的基礎上進一步思考,擇取、補充了部分註釋內容作為補釋,並對全文加以文義疏通串講。

古文字考釋與出土文獻的釋讀,常常是自己和自己打搗,假設,否定,再否定,再假設,是在不斷自我否定的過程中逐漸深入和提高的。對於周初的《詩》、《書》等文獻,尤其如此。有時“求之過深”反而會出現認識上的倒退。

本文由兩部分構成。首先對其中的若干問題予以討論,拋磚引玉。

* 本文寫作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“清華簡《繫年》與古史新探”(10&ZD091)、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“出土簡帛與古史再建”(09JZD0042)資助。

然後對全篇逐章補注、串講。這是一個“異說本”，肯定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，請大家批評。限於篇幅，整理報告已有的註釋此處從略，所以也不是一個完整的註釋本，一些重要內容，請參看整理報告。

一、幾個問題的討論

(一) 關於篇題

簡背篇題“周公之鑒壺”顯然摘自首句“周公彋多士敬怵鑒壺九絃”，也就是余嘉錫所說的“摘其首簡之數字以題篇”。^②在《清華簡〈周公之琴舞〉與周頌》一文中已經指出：清華簡《芮良夫詔》的另外一個篇題當與本篇有關。兩篇竹書的形制、字迹相同，內容都關於《詩》，當為同時抄寫。《芮良夫詔》首簡背面書有篇題“周公之頌詩”，似被刮削，字迹模糊。此篇題與竹簡正面內容毫無聯繫，疑是書手或書籍管理者據《周公之琴舞》的內容概括為篇題，誤寫在芮良夫之詩的簡背，發現錯誤後刮削未盡。竹簡篇題，本是為了檢取方便所加，篇題異稱不足奇怪，《周公之琴舞》又稱《周公之頌詩》的可能性很大。^③

如果以上推論成立，就是先秦古書篇題誤置的一個實例，對理解古書中一些文不對題現象很有啟發。

《周公之頌詩》用余嘉錫的話說，就是“以事與義題篇”。“頌詩”就是《詩》中的頌類詩，學者很早就指出，“頌”即容貌之容，頌詩的主要特徵是有舞容相伴。《周公之琴舞》這個篇題正好從另外一個側面表明頌詩與音樂（琴）、舞蹈（舞）是三位一體的關係。

(二) “周公彋多士敬怵鑒壺九絃”究竟該怎麼讀？

全篇首句十一字的敘述語言是有關這組詩作者、用途、用法的最重要線索，但究竟怎麼讀，如何理解，可以有多種假設。

假設一：周公彋（作）《多士》，敬（傲）怵（恚），琴舞九絃。

《周書》中有周公所作《多士》，內容是周公傲告殷之多士，順從天命，服事周室，遵從周命。前兩句如此讀很順暢，也是最容易想到的。此讀法對於全篇不協調，如果周公所作是訓誡殷人，那下面成王所作又是訓誡誰呢？若此，周公之詩與成王之詩無法協調銜接。

假設二：周公𠄎(作)，多士敬𠄎(謐)，琴舞九絃(遂)。

“作”的本義就是站起來。“多士”猶《清廟》“濟濟多士”之“多士”，泛指有位之人。周公站起來，多士安靜下來，開始奏樂、唱歌、跳舞。這很像現在的文藝晚會：主持人講話，大家安靜，表演開始。

假設三：周公𠄎(作)《多士敬(𠄎)𠄎(𠄎)》，琴舞九絃。

𠄎𠄎同義詞聯用，猶閔𠄎。《書·大誥》：“天閔𠄎我成功所，予不敢不極卒寧(文)王圖事。”孔傳：“閔，慎也。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，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，謂致太平。”“多士𠄎𠄎”即對多士之𠄎𠄎，句法與《康誥》中的“康誥”同，《康誥》即周公對康叔所作之誥。

假設一是筆者最初提出來的假設之一，顯然是據《尚書》中周公作《多士》把問題簡單化了。李學勤先生在初稿的討論會上，首先對全篇的性質定下基調，指出詩作可能是周成王即位大典所用禮樂，為全篇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。對於篇首的簡短敘述語的釋讀，李先生最初傾向於第二種假設。後來我們考慮到《芮良夫詔》“芮良夫乃作詔再終”，“吾用作詔再終以寓命達聽”等句中的“詔”的用法，傾向於第三種假設。具體論證參看《文物》上所刊小文。

(三) 周公訓誡的對象“多士”，具體是指哪些人？

“多士”在《詩》、《書》中習見，籠統地說就是衆有身份、有地位之人，具體地說應當包括如下幾類人：

1. 周王室的百官賢士

《大雅·文王》：“世之不顯，厥猶翼翼。思皇多士，生此王國。王國克生，維周之楨。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”

《周頌·清廟》：“於穆清廟，肅雍顯相。濟濟多士，秉文之德。對越在天，駿奔走在廟。不顯不承，無射於人斯。”

2. 特指方國及殷商之官

《周書·多士》：“肆爾多士，非我小國敢弋殷命，惟天不畀允罔固亂，弼我。”

《周書·多方》：“王曰：‘嗚呼！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。’”

如果此時用於成王受政典禮上，周公所面對的“多士”應當是周室宗親和周之百官。多方來賓裏的多士大概也應當包括其中，但不會是主體。

確切瞭解訓誡的對象，對理解毖敝類詩十分重要。

(四) 周公的半首頌詩的主旨是什麼？

以《周公之琴舞》名篇，但周公之詩祇有一章中詩的“啟”的部分，全篇的主體卻是周成王所作的啟、亂完整的九篇詩。筆者對此有過質疑：

簡文明確說周公作詩，且歌舞九章。根據下文成王詩有九篇、歌舞九章的情況推測，周公也應當作詩九篇，所謂的“琴舞九遂”就應當是歌舞周公之詩，但為什麼對周公之詩不予記錄？

周公之詩舞與成王之詩舞是一個儀典的樂舞組合，還是分屬不同用途的兩套？

這些問題可以做種種推測，限於我們對周初樂舞的瞭解程度，目前還難以有一個確切的結論。筆者的推測是，在周公歸政，也就是成王親政大典上，演奏了周公的詩九章，主旨是訓誡多子奉侍成王。然後又演奏了成王的詩九章，這些詩類似於現在的就職演說，是成王表態自敝。《周公之琴舞》主要記錄了成王的詩，周公的詩則省略了。

在這裏需要對詩文中的“享”與“考”作一些補充。整理報告讀“考”為“孝”，理由比較充分。“考”用作“孝”，金文習見，不煩舉例；金文中“享”、“孝”連言多見，“用享用孝”、“用享孝皇祖文考”皆古之成語。《周公之琴舞》第七章“考敬”即讀為“孝敬”。但是，金文中享與孝，大都是對同一對象，即已經去世的先人，“享”的詞義是祭祀，是對先人的供奉。簡文“無悔享君罔墜其考”中的“享”理解為對時君成王的貢獻比較合適，亦即戎方鼎(《集成》02824)“畢復享于天子”中的“享”，是對時君的供奉。因此，後文的“考”與前文的“享”沒有了緊密的聯繫，不一定讀為“孝”。“考”不改讀也可以講得通，尤其是“考唯型帀”的“考”，不改讀更合適。“罔墜其考”是周公對多子的訓誥，意思或許與《尚書·康誥》“子弗祗服厥父事，大傷厥考心”，《君牙》“續乃舊服，無忝祖考”等大致相同。

“考唯型帀”意思就是效法祖考，這類意思在金文中非常普遍，例如：“丕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穆穆秉德”(邢人丕鐘，《集成》00109)、“梁其肇帥型皇祖考”(梁其鐘，《集成》00187)，等等。對於成王初政時的多士來說，輔佐文、武有成功的多是其先考輩，所以不像後世“祖考”聯言。另外也可能受到詩之四言句法的限制，若此，周公詩主要是三層意思：一是勸

誠周宗室諸子不能怠慢對時王的貢獻；二是祭享要讓先祖愉快；三是勸誡諸子不能墜失先人的事業，要以先人爲榜樣，發揚光大。這些內容很符合周公歸政時的口氣。在這個場合，周公強調讓多士效法先人，奉侍時王，建功立業更合理一些。

史書說周公制禮作樂，與周代的禮樂文明有很密切的關係，清華簡《耆夜》、《周公之琴舞》等也表明了當時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。

二、補注與串講

【原文】

周公复(作)多士敬(傲)怵(毖)，〔一〕鑒(琴)壘(舞)九絃(遂)。
〔二〕元内(入)攷曰：〔三〕無怱高(享)君〔四〕，罔顛(墜)丕考。
〔五〕高(享)佳滔(慆)市，〔六〕考佳型(型)市。〔七〕

補注

〔一〕复，从又，乍聲，製作之作專字。怵，義同《芮良夫詔》之“詔”，讀爲毖，告誡。簡文中的“毖”指與《周頌·小毖》同類的詩。“多士傲毖”即對多士的傲毖，句法與《書》之《康誥》同，康誥即對康之誥。多士傲毖亦可加書名號。

〔二〕鑒字从宀，鑒聲，下文異寫作鑒。鑒即琴字，从金聲，字見於上博簡《性自命出》15號簡。楚文字“瑟”字从二“元”或三“元”，其構形一直無確解。郭珂《說楚文字“瑟”》（李學勤主編《出土文獻》第三輯待刊）據出土瑟之形制指出，“元”是瑟柱之象形，可信。琴，樂器，《鹿鳴》：“我有嘉賓，鼓瑟鼓琴。”此處用作動詞，指奏樂。壘，即舞字。“無”本“舞”字異體，加義符成“壘”，與“莫”加義符成“暮”相類。琴、舞即音樂與舞蹈。《小雅·賓之初筵》：“鑠舞笙鼓，樂既和奏。”

絃，字見《玉篇》，“繩也”。疑簡文中讀爲遂。尤與遂古音很近，如尤與隊皆定母物部字。遂有“成”與“終”意，《墨子·修身》：“功成名遂，名譽不可虛假，反之身者也。”《逸周書·太子晉》“晉平公使叔譽于周，見太子晉而與之言，五稱而三窮，逡巡而退，其不遂”，孔晁注：“遂，終也。”九絃讀爲九遂，義同九終、九成等，指行禮奏樂九章。《逸周書·世俘》“鑠人九終”，朱右曾校釋：“九終，九成也。”《史記·趙世家》：“簡子寤，語大夫曰：‘我之帝所甚樂，與百神遊於鈞天，廣樂九奏萬舞，不類三代之樂，其聲動人心。’”

據下文成王作詩九篇、琴舞九絃可以推斷，周公也應當有九首詩，配樂爲歌九章。本篇主要是記錄成王之詩，周公所作應當是省略了。

〔三〕内，楚文字内與入同字。入，貢獻。《墨子·貴義》：“今農夫入其稅于大人，大人爲酒醴粢盛，以祭上帝鬼神。”入、内、納爲古今字，亦可讀爲納。《書·禹貢》：“百里賦納總，二百里納銍。”《國語·晉語九》：“雍子納其女于叔魚以求直。”元納即首獻之曲。

啟，《六書故·人八》：“啟，溪禰切，開戶也。”即啟字。樂奏九曲，每曲分爲兩部分，開始部分稱啟，終結部分稱亂。篇中成王共奏九章，每章都有啟與亂兩部分，元内啟義爲首章之啟。但周公所獻之詩祇有啟，沒有亂。

〔四〕懋，《說文》“謀”之古文，簡文中讀爲悔。無悔，不要怠慢。《詩·大雅·抑》“庶無大悔”，箋：“悔，慢也。”此云享獻不得輕慢。享，貢獻，與下文“享答余一人”之“享”同義。叔噩父簋：“其夙夜用享孝于皇君。”（《集成》04057）《書·洛誥》“汝其敬識百辟享，亦識其有不享”，傳：“奉上之謂享。”

〔五〕簋，字見於郭店簡《老子甲》，今本作銳。清華簡《皇門》中或讀爲遂，參看陳劍《清華簡〈皇門〉“𠄎”字補說》（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四輯）。簡文中讀爲墜，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“墜，失也。”考，整理報告讀爲孝；疑可不改讀，指先父。

〔六〕享，釋爲獻享與前文對應，比較穩妥，但不排除指神鬼享用祭品，意指鬼神來享愉快。《左傳·僖公五年》：“如是則非德，民不和，神不享矣。”滔，讀爲慆，《說文》：“說（悅）也。”《尚書大傳》卷三“師乃慆，前歌後舞”，鄭玄注：“慆，喜也。”帀，先秦出土文獻中多用作師旅之“師”，是脂部字，此處爲句末虛詞，疑當讀爲兮。

〔七〕考，當即祖考之考。刑，效法。單伯昊生鐘：“余小子肇帥井（型）朕皇祖考懿德。”（《集成》00082）《周頌·烈文》：“不顯維德，百辟其刑之。於乎！前王不忘。”《書·文侯之命》“汝肇刑文武”，孔傳：“言汝今始法文武之道矣。”

韻 部

𦵏、紼，質物合韻。考、滔，幽部。君、型，文耕合韻。

《周頌》是西周初年的文獻，是現知時代最早的韻文，其用韻隨意，或疏或密，天籟自成，有些完全不用韻，沒有形成一定的格律。簡文十篇詩的用韻與今本《周頌》情況大致相同，用韻較寬，祇求大致和諧。詩中有大量的語氣詞，增強了詩的音樂性，彌補了用韻不齊之不足。我們在分析韻例時從寬不從嚴。

文義串講

周公作了一組對多士百官儆戒的詩，配音樂舞蹈演奏了九章。首章開頭部分說：不要怠慢對君王的獻享，不要墜失先人的功績。獻享要心甘情悅，你們的先考是效仿的榜樣。

【原文】

塋(成)【一】王夔(作)敬(傲)怵(恚),〔一〕鑒(琴)壘(舞)九絃(遂)。元内(入)啟(啟)曰:〔二〕敬(傲)之! 敬(傲)之! 天隹(顯)弔,文非易弔。〔三〕毋曰高_二(高高)才(在)上,矧(陟)陞(降)元(其)事,〔四〕卑藍(監)【二】才(在)孳(兹)! 鬲(亂)曰:訖我偁(夙)變(夜)不免(豫),〔五〕敬(傲)之! 日臺(就)月瓶(將),享(教)元(其)光明。〔六〕弼(弼)寺(持)元(其)又肩,貽(視)告舍(余)熒(顯)惠(德)之行。〔七〕

補 注

〔一〕塋王,即周成王。成王所作“傲恚”,主要是自傲,所以沒有像“周公作多士傲恚”那樣確指所做恚的對象。所歌舞的“九絃”,其歌詞應當就是成王所作的九首詩。

〔二〕成王作詩九首,每首又分啟、亂兩部分,第一首見於毛詩《周頌》,即《敬之》。從簡文來看,周頌在當時是組合演奏的,每一篇詩配樂即一章,九成大禮須演奏九章。各篇詩當時並無篇題。周初之頌,經過了舞失傳、樂失傳、詩散亂大部分失傳的過程。今本《周頌》中的篇題大概是對散亂殘缺之詩加以整理過程中,整理者所加。《敬之》的作者與主旨多有爭議,現在可知就是成王所作的自傲之詩,其主題很明確:承天命,繼祖業,自己要勤勉不懈,希望群臣盡力輔弼,君臣一心,發揚光大。這番話作為成王的就職宣誓確實很合理。

〔三〕非,不可。《書·盤庚》:“人惟求舊,器非求舊,惟新。”易,變易。今本作“命不易哉”。簡文第九章有“德非墮弔”、“文非動弔”等,句式相同,意思相類。“非易”與“非動”意思都是不可變易。成王九章詩首尾呼應。天命可易,文德不可易。文德須人奉守,文德墮失則天命改易。

〔四〕矧字从石,力聲,與後世字書音“渚”的矧不是一個字,簡文中讀為陟。陟降一詞,古書中大都是指祖先神靈在天地之間的升降往來。

《閔予小子》:念茲皇祖,陟降庭止。

《訪落》:紹庭上下,陟降厥家。

癉鐘(《集成》00247):大神其陟降嚴枯。

胡簋(《集成》04317):用康惠朕皇文列祖考,其格前文人,其頻在帝廷陟降。

《詩·大雅·文王》:“文王陟降,在帝左右。”朱熹集傳:“蓋以文王之神在天,一升一降,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,是以子孫蒙其福澤,而君有天下也。”

《敬之》中的陟降,與上文也應當一致,是指神靈在天地之間的陟降。^④“高高在上”的是天,天子“在兹”統治人間,溝通天、人的就是這些陟降期間的神靈,他們的職責就

是到下面監視,到上面報告,天藉此知人間之善丕,人藉此獲天之福禍。

〔五〕𠂔,《說文》“夙”之古文,从人从𠂔之初文,會宿義,當是宿之初文,《說文》古文是假借。兔,整理報告釋為“逸”,或可讀為豫。“夙夜不懈”是古之成語,屢見於《詩》,“不免”義當“不懈”。兔、豫並為舌音魚部字,楚文字的“豫”字象旁變形音化為“兔”。故訓中豫可訓“怠”,《大戴禮記·五帝德》:“富而不驕,貴而不豫。”兔讀為“逸”的可能性也存在。一種情況是同義換讀。逸、豫同義,故訓互訓的例證很多。《小雅·白駒》“爾公爾侯,逸豫無期”,“逸”、“豫”同義詞連用。第二種情況是文字省形。楚文字逸字作𠂔,𠂔省作兔也可能與清華簡《繫年》“追”省作“自”屬於同類現象。

〔六〕𠂔,从𠂔,𠂔(牀之初文)聲,狀貌之“狀”的本字,讀為將,行也。日就月將意思可能是指天意:日月行邁,率領衆星,大放光明。𠂔,《說文》:“放也”,意思是效仿,與“效”是同源詞,楚文字多用作教學之“教”,今本《敬之》作“學”。“教”、“學”、“效”等是授受同辭,皆同源詞。“𠂔其光明”,從天的角度說就是教人以光明,從人的角度說就是效仿天的普施光明,效仿也是學習的一種方式,意思一貫。

〔七〕𠂔,从見(視之初文),旨聲,雙音字,讀為“示”。《說文》:“示,天垂象,見吉凶,所以示人也,从二(古文上),三垂,日、月、星也,觀乎天文,以察時變。示,神事也。”字形分析雖然不對,但所述天垂象示人之思想,淵源有自,與詩文密合。

韻 部

敬、敬、易,耕錫合韻。事、茲,之部。兔(豫)、將、明、行,魚陽合韻。

簡文與今本《周頌》的押韻很不一樣。

敬之! 敬之! 天維顯兮,文非易兮。無曰高高在上,陟降其事,卑監在茲。亂曰: 訖我夙夜不豫,日就月將,效其光明。弼持其有肩,示告余顯德之行。

今本《敬之》: 敬之! 敬之! 天維顯思。命不易哉! 無曰高高在上,陟降厥士,日監在茲。維予小子,不聰敬止。日就月將,學有緝熙于光明。佛時仔肩,示我顯德行。

今本韻部: 之、思、哉、士、茲、子、止,之部;將、明、行,陽部。^⑤

今本《敬之》押韻貌似很整齊,但多以句末語氣詞入韻,應當是詩之整理者加工的結果。

文義串講

第一章敬的部分說: 警惕再警惕! 上天光明,洞悉一切,文德不可損改,不要說天高高在上有所不知,有神在天地之間上下往來,在下監視我們的一切。

第一章亂的部分曰: 我夙夜不懈,恭敬警戒,日月率行,教示天之光明。扶持我承擔重任,指示告知我光顯之德與光顯之行。